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後宋慈雲走國全傳 第八回 善善國人貢興師 寇兵部泄機表儲

當下太子一聞潞花王啟奏之言有理，只得准奏開言曰：「且再草詔，命武員往追五路符印，如再違命者，即行征討。」是日草詔，再造欽差按下不表。卻說狄王府家人狄福，奉了主母之命，披星帶月，趕急奔馳，一天到得善善國，通知番官人妻狼主。不一刻宣上銀鑾。狄福倒身下跪叩首，呈上段夫人來書。國王接書，吩咐：「來使暫退回俟候。」狄福領命退出。國王是日拆開來書。大意先敘請安善善國太后婆婆，再敘賀喜叔叔國王盛治之語。續啟明天朝近日變故：殺害忠良、國母屈死、五王回朝諫君，身遭囚禁，禍及妻孥。求懇發兵壓懇天朝聖上思赦，以免世代忠良一遭奸權毒手之意。

當日國王狄虎看罷來書，重重發怒，罵聲：「昏昧之君，不念眾功臣之後，況孤先君二載疆場，身經百戰，立下血戰大功，不幸年登耳順之期已返蓬萊。吾兄蔭襲父職，治民有方，邊疆卡靖。上下負歌職，下保其民，乃國家屏藩之賢。昏君既不念臣勞，不以江山為重，囚禁吾兄等，孤斷不干休，即日興兵，殺進汴梁城，與昏君理論。」傳諭狄福領了金帛先回故國，以安嫂嫂之心，「不用回書寄語，孤家即日與太后母親大兵臨境。」云云。狄福諾諾連聲，回歸故國不表。

又言國王即日傳旨與鎮國都督沙雲龍，點發精兵三萬，運糧俟候。是日退朝，進後宮見母，將來書呈上太后一觀。看畢，太后長歎一聲，「不意祈君繼御有此昏昧，一害元配，二戮功臣。茲今汝兄被囚禁下，我兒意下何如？」

國王曰：「兒已命鎮國都督選點精兵三萬，專俟母親主裁。」太后冷笑曰：「有勇無謀之輩，枉為一國之君。」國王曰：「請問母后說兒何為無謀？」太后曰：「汝邦既有三萬之兵，難道天朝豈無拒敵之將？越曆數度關津分界，方是汴梁城。倘他閉關迎敵，勝敗未分。汝慢將三萬雄兵為侍，輕敵如是，非為勝道也。不若權依為娘：一自神宗王登基，一戰五載，三年一貢。本年又當一貢。今且朝貢為名，暗暗興兵萬萬，陸路過關越境吾邦附近山西省。一到本土，知會了媳婦，駐兵於關中，不許驚揚。待為娘再上一本付呈達貢。借天子看過我懇本，料必赦放五王。倘被奸權仍惑蔽主不赦，吾兒然後移文投書各問，會同五路藩王兵馬，一並殺進汴京城，誅殺奸佞，方免輕進之患。此乃先禮後兵，又免我國一人獨當其勞，豈為不美？」

國王聞說大喜曰：「母后實乃女中良將，兒萬萬不及矣。」傳令且帶三萬雄兵，豎立入貢旗號，即日祭旗，發程起馬。付托國後王蘭英監國。帶同名將兩員，鎮國都督沙雲龍、護國天保將軍左雲雄二人隨駕。當日出城，眾文武輔國番官一同送駕登程。

非止一日，得到天朝境界，歷越餘天沙漠煙障之地，不能一一細述。大兵跋涉月餘，方到山西太原。有關中聞報，大開關門，段氏夫人帶子狄節當先出迎，繼後多少文員武職，紛紛跪接。進城時，多少萬民遠遠觀瞻國王、太后丰儀。國王傳令：「進城不許軍人驚擾民間，如妄取百姓一物，即行斬首不饒。」進城後即吩咐將軍馬撥歸大營候用。

是日母子進得王府下馬，太后進至後堂，命家人焚起香煙，在狄青王爺靈位叩首視稟一番，含淚起來。狄虎國王也禮畢。此時站媳重會，叔嫂相逢，揚揚喜色。太后將狄節孫兒撫弄一番，又動問：「賢媳近日聞得汝丈夫吉凶如何？」段夫人稟上：「國太婆，媳婦自從丈夫被囚，放心不下，命二百名家人不分輪流來往，回朝打聽，不絕回音。過不得三天又有一報：聖上只拘禁著五王，不行赦旨，又並不加害。只前月欽差到來，繳收符印。媳婦不許，將欽差打出，專候婆婆、叔叔到關著奪。」

狄虎國王曰：「嫂嫂倒有三分主見，豈可輕將符印繳回朝廷。想吾父沙場勞頓數年，未得安閒幾載，才取得玉帶橫腰。今聖上內寵奸妃，外任奸臣，幽棄元配，拘禁五王。故愚叔不辭千里帶兵回來，暫為貯頓。人貢為名，預上一本，定必赦脫吾兄回關。倘若不允，定必動兵，顧不得生民塗炭了。此禍皆由昏昧君之過，非臣下不守其節也。」太后曰：「且上一本，看朝廷旨下如何。」是夜王府內外大排筵宴，來軍萬也有賞勞，一同暢敘。一霄晚景也不重提。

狄國王是日齎了表文并貢禮，命沙雲龍呈送回汴京，專候旨下。國王母子權在王府，非止一天。

再說朝中神宗王一天接得善善國人貢之禮。本章一道，命值庫官收貯下，又看過後一本。大意乃求救五王之語，內辭懇切。看到溺愛不明，害及國母，須要屏逐龐氏黨羽、廢棄龐妃另立賢后，早日赦復五王。倘聖上不唯奏言，不日會同進兵加於汴梁，削佞誅奸。聖上勿怪責不守臣節之意。當日神宗王看畢罵聲：「善善狗王與潑婦好生無禮！欺藐寡人，有失朝威，不行征討難服倫邦各國矣。」

眾臣見天子發怒，不敢動問，只有太傅韓琦請問：「陛下見本章，龍顏大怒。未知本上有何逆旨，借臣等一觀。」天子曰：「韓老卿家，汝且看來：善善國王母子恃著兵強將勇，今現頓紮山西。想必入貢為名，暗藏軍馬，至有此強言惡語奚落寡人。但山西全省固稱強險之方，惟被他母子藐視，寡人心甚難平，必要興兵征討。老卿家與朕共議，何人領兵掛帥？」

韓翁奏曰：「此事萬萬不可。臣思善善國非小小弱邦，雙陽尚在，彼乃法門之輩，仙術高強。只有楊門眾寡婦略可為敵。無如二寡婦多已去世，二人之中不存二三，俱已老邁。況今我主又囚禁了平南王，他定然抖合五路進兵。陛下須有英雄武將，實難對敵，豈非禍起蕭牆？懇乞准他此本，赦轉五王，復他原職，子母復得重逢。得沾陛下洪恩，彼即收兵回國。五位藩王得回，骨肉圓聚，自是忠心報國，則江山有億萬年之慶，萬民無兵戈擾攘之苦，臣等不勝仰望之至。懇乞陛下大開天地洪恩，准老臣所奏。」

當時神宗王一想，「果然善善國兵強將勇，雙陽法力無邊，滿朝文武並非敵手。倘或被他會合五王之兵，攻進汴京，聲言誅奸滅佞。雖然彼未必臣執君罪，只憂龐妃子與龐國丈一概難留矣。不免准依韓卿啟奏，赦歸五王，以免刀兵之患為高。」即曰：「老卿家所奏有理。」即傳旨赦出。

五王在獄齊齊接旨，一同上殿拜謝君恩。天子曰：「今眾王兄復回原職，有善善國太后母子上本懇赦，韓卿保本。卿等早早回關，代朕司理萬民，當盡兼職，毋負國恩。狄王兄，汝母弟不辭跋涉，在關貯頓，猶恐望汝情深，即早回關中。」五位藩王齊同謝恩。

是日退朝。有潞花王與韓翁、寇翁稱：「眾王千歲，天子一時欠明觸怒，將汝等囚禁數月，勿介怨在心。回關各盡臣節，效力於國家，正見賢王忠貞矣。」五位藩王齊曰：「殿下、韓、寇二位大人，那裡說來。君尊臣卑，那得道命。今蒙天子恩赦回關，恩同天地，敢不盡忠誠，效力於邦家？如今告別了。」潞花王曰：「眾位王兄且暫住，孤已備下酒筵於府中，請邀五位王昆同行起馬。韓、寇二位老卿家且到府相陪。眾王兄且捺一宵如何？」五王齊曰：「既蒙殿下具此美情，吾等豈敢逆命？」

潞花王大喜，韓、寇翁也一同到王府下馬，攜手進後堂。君臣坐下，酒筵排開，音樂齊鳴，開懷暢敘。席間無過談言聖上寵用奸臣，「只可惜陸太師一生忠義之臣，身遭慘死並累及陸國母，賢良父女遭此冤陷，還要拿捉陸鳳陽。豈非天子不明，天念功臣之差處？吾等會同回朝只望諫君幽貶奸妃，另立賢后，追贈陸丞相，赦他後嗣人，則社稷江山永固，臣民之大幸。不意聖上昏迷不悟。鄭王兄墮中龐妃之計，打破鳳輦。天子不准諫奏，反執責下禁天囚。若非得殿下週全，並善善國王母子，吾等不知何日死在奸臣手裡。」言言談談，不覺動起愁煩。有高三爺停杯稱：「殿下，某等自入禁天牢，將有七月之數。今得見聖上，龍顏大是不妙；滿臉幽悔之色，四邊雲霧鋪封。看來溺沉於酒色。觀此氣象，不出三年，難逃大限。一有跌失，只好保輔王太子登基。倘被奸臣效著當年王莽故事，宋室江山危矣。一有此風聲，殿下須要急急快馬通知我等，會合軍馬回京保駕，方免奸臣危動江山之患。」

潞花王曰：「王已高見不差。孤家日夕愁煩聖上昏昧，用佞棄賢。眾位王兄在邊疆鎮守，遠隔關山，至近者高三兄。汝在潼關，去汴京不過千里之遠，一聞孤家有書，不必會同五路即要獨自興兵，以速到為妙。」高王爺曰：「殿下慮得週到不差。倘有風聞，吾即帶兵回朝，斷不耽延有誤。」汝南王曰：「吾等回關，雖當勤操訓練軍士，誓誅奸黨以報國母、太師之仇。」

有兵部寇翁曰：「今叨蒙殿下邀請眾位賢王，下官得藉奉陪，亦乃機會有湊巧，況八人在此，並無別位官員，下官不得不直陳啟上。」潞花王曰：「寇老卿家有何大事商量，何妨直說。況五位王兄與韓太傅俱乃忠良之輩，左右並無外人，何憂泄漏風聲？」

寇爺曰：「眾位賢王要伸報國母之冤須當保護正宮太子。」眾王曰：「寇大人，正宮太子現在那方？」潞花王冷笑曰：「寇老卿家，汝酒多醉了不成。前者陸國母產下公主，聖上執罪擯死金階，眾文武盡皆目擊，還那有什麼太子現在？」寇爺即將前事猶恐奸妃妒忌真太子，得吳獄官之女頂冒，一時未經轉換，故被聖上執責，打死女孩實乃吳進之女緣故一一說明。

潞花王聞言一驚一喜，曰：「如今太子現在賢卿府中否？」寇爺曰：「現在巨府內。惟當其時臣賤內後兩天亦產下一子，只冒認作雙生。彌月期蒙眾員道喜，揚言雙生之兒。長取名寇英，次名寇雄。即長子乃正宮太子也。」潞花王曰：「滿朝文武只有賢卿家是忠義之臣，苦心為國。今算先祖有幸，實賴卿家扶持之功也。」眾王爺也不勝歎羨：「中流砥柱之賢臣。」又大贊羨吳進夫妻：「卑小微員，具此忠心，義俠可稱。」三忠同志轉聲齊曰：「寇大人，太子既然在汝府中，趁殿下一眾在此，到汝府上觀認太子顏容，意下如何？」寇爺曰：「正要殿下與眾王爺齊到衙請認太子，並有娘娘血詔一道，齊同一觀，方知下官之言非謬，以見為憑也。」潞花王曰：「老卿家言之有理。汝且先回府中，孤與眾王兄半刻即到府上了。」語畢，寇爺謝宴回府而去。

是日潞花王亦命散收餘宴，齊同五王、韓爺動身，一程來至寇街中。寇爺大開中門，迎接進內堂。兩相揖讓，六位王爺上坐，韓爺左東首位，寇爺西首主位相陪。一刻，命侍女將太子抱出內堂。眾王爺離位，潞花王接轉太子與眾一觀。只見小太子面有慶容，生得天姿日表，五嶽端方，果是帝王貴格。

潞花王爺不覺墮淚呼：「御姪，汝母死得慘傷，今留得汝一脈，還望汝長成，身登九五，接嗣江山，代母報仇，方了孤家之願，並酬眾王、眾卿忠義之心。」說畢不覺滔下淚，感動得七位賢臣悲淚透濕衿袍，一片哭泣之聲，冤似當真哭泣死去國母一般。只因八位乃盡忠報國良臣，感動天性，生成義心，出乎至誠，是至如此慘傷。

當時寇爺含淚取出國母血書。一眾讀罷，倍加苦切。言談一番，潞花王懷抱住姪兒不忍釋手，含愁曰：「眾位王兄體念國恩，各回邊關，勤訓軍士，以待舉動為要，不可有誤。今且血書上寫明太子名慈雲，因一朵祥雲照下冷宮生產，是國母之意。一眾須當牢記。」眾王齊言有理。是日眾王動身，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